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# 英雄志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第二部 ③

重建怒苍 | 十面埋伏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京华出版社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# 英雄志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重建怒苍 十面埋伏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京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雄志 第2部/孙晓著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3.9

ISBN 7-80600-813-6

I. 英… II. 孙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374 号

---

本书简体字中文版由台湾讲武堂独家授权。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---

著 者  孙 晓

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1区13楼 100011)

(010) 64258472 64255036 64243832

E-mail: jinghuabjb@yahoo.com.cn

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 670 千字

印 张  35.5

出版日期 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 ISBN 7-80600-813-6/I·114

定 价  56.40 元(全三册)

---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重建怒苍

(三)

自古圣贤多寂寞

瑞雪飘飘，降在荒芜的大漠上，极目所见，空旷辽远，星光点点，火光熊熊，参天古木下蹲坐一条大汉，他拿着纸钱，送到了火堆里，朔风吹起火堆里的飞灰，伴着未烧化的纸钱，舞上了半空。背系双刀，脚旁平躺一柄马刀，十尺高的身躯，蹲在地下也有常人高矮，石像般的面孔不怒自威。他正是帖木儿汗国的勇士煞金。



孤寂凄凉的峰顶，一名披头散发的男子望着自己，这人额上刺着血红色的“罪”字，左腿断折，浑身浴血。这人好惨的模样，不是他自己，却又是谁？秦仲海呆呆望着地下，那地面结了一层薄冰，平滑如镜，却把自己的丑态照了出来。秦仲海痴痴望着自己的倒影，抚摸满是血污的面孔，喃喃地道：“你奶奶的，原来老子就是神啊？”

重建怒苍

(七)

我自横刀向天笑



YINGXIONGZHI

柳门众将皆赴山海关谒上。骏马一字排开，但见柳昂天身边冠盖云集，建州都指挥使左从义、中郎将石凭、先锋黄应等十余将领陪同身侧，足见声势浩大。

十面埋伏  
(一) 大敌当前



十面埋伏 (五)  
忠义孤臣狂痴心

YINGXIONGZHI

青衣秀士嘴角斜起，俊挺秀气的面孔露出难得的杀气，他袍袖一拂，喝道：“天下英雄！全数起来！”袖风到处，骨牌尽皆飘起，只见无数牌点飞舞半空，跟着一张张往下落去，井然有序中，第一张骨牌平躺在地，接着第二张、第三张、第四张……层层叠叠落下，霎时之间，上百张骨牌全数横列，整齐地叠成一座七尺来高的“通天塔”。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# 英雄志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## 重建怒苍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





## 一、爷爷生在天地间

却说秦仲海不愿连累卢云，独自骑马离去。他怕卢云百般搜寻，又把自己找了出来，便躲在密林深处，待卢云走远后，才驾马离开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算孤身死在客途，也不能丝毫牵连旧日好友！于是任凭卢云嘶声呐喊，他也默不作声，不应不答。

北风紧、气候寒，雪势越来越大，深夜里，秦仲海孤身上路。他身上伤势很重，高烧持续不退，疮口更已化脓腐烂。行了半里路，便感气力不济，几次被大风一刮，险些吹落马下。他自知早晚会上颠落马背，便解下腰带，将自己牢牢系在马上，然而手上这一用力，双肩筋骨煎熬，差点昏厥过去。

人生到了这步田地，只好走一步、算一步，能多活一时半刻，也算自己走运，秦仲海不管自己朝何处行去，只知离北京越远，自己活命的机会就越大一些。

浑浑噩噩间，走过一里又一里路。秦仲海早已昏迷不醒，更不知身在何方。行到深夜，风势转紧，直把他冻醒了。睁眼一看，只见四下漆黑，不见星辰，除了风雪呼啸依旧，别无人影。他眯着双眼，见那马与自己相依为命，此刻正在道旁睡觉，着实疲倦得厉害，他心下咒骂：“操你奶奶雄，老子都沦落到这个德行，你这贼厮马居然还敢打混，我操！”右腿轻踢马腹，那马登时嘶鸣一声，又往前行。

秦仲海也不管它往何处去，但知情势紧张，自己绝不能在北京一带逗留，否则会连累同侪。只是连夜奔波之下，腹中饥饿难忍，便伸手到马腹旁的行囊中掏摸，他竟然找出一只冷馒头。秦





仲海胡乱咬了几口，但因手中无力，稍一颤抖，那馒头便坠到地下。他身负重伤，无力捡拾。迷迷糊糊间，又昏迷过去。

这样不死不活地行了几日几夜，秦仲海既不曾饮水吃食，也不曾下马歇息，只如死尸般挂在马上。当年西夏国战士虽死马上，犹不坠地，现下此法却让秦仲海用来逃难，倒也算是管用。

一日黎明，秦仲海趴在马背上，已是气若游丝，迷糊间听得人声沸腾，好似到了一处集市。陡然间，一路人伸手拦住马儿，暴喝道：“老兄！你死了吗？”

秦仲海被那人用力摇了一阵，缓缓醒觉，他抬起头来，呻吟道：“你…你……是谁？”那人喝道：“我是谁？我还要问你是谁哪！你这病痲子要上哪儿去啊？”秦仲海勉强抬起头来，茫然道：“我……我在什么地方？”那人嘿了一声，大喝道：“你在黄河边上啦！”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黄河？”他极目看去，只见大水滔滔，浊浊东流，真已到了黄河之畔。

原来拦住秦仲海的男子是个船家，这日他见一匹孤马独行渡口，马上却没乘客，心下颇觉奇异，靠近一瞧，赫见马背上半死不活地挂着一人，忙伸手拦住，这才见到了秦仲海。

那人见秦仲海满面风霜，双肩隐隐出血，又断了只左腿，心里对他颇为同情，便问道：“老兄你伤得不轻，可要下马歇息？”秦仲海全身高烧，恶心欲吐，只想找个温暖地方躺下，一听此言，便轻轻点了点头。那人更不打话，解开他身上绑缚，衣索一松开，秦仲海身子立时坠下，摔入那人怀里。

那人抱着秦仲海，见他伤势如此严重，心中只感骇异：“这人重伤残废，怎会在严冬中跋涉？真是奇哉怪也。”渡口众船家见秦仲海形容憔悴，又少了条左腿，自也为之侧目。诸人低声议论，都在猜测他的来历。

那人抱着秦仲海，见他喘气不止，好似随时都要断气，急忙取来酒水，倒入嘴中。秦仲海体格粗壮，远过常人，虽在伤病间，仍是能吃能喝，只喂了几口烈酒，便慢慢苏醒过来。他挣扎起身，喘息道：“多……多谢了……”





那人皱眉道：“老兄伤得这般重，可要找个大夫过来看看？”秦仲海知道自己是朝廷钦犯，决计不能露面，便只摇了摇头。那人嘿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兄别逞强啦！别要一个不巧，真让你死在这里，到时咱俩非亲非故，可别指望我替你收尸啊！”

这话虽然难听，却也是实情无疑。秦仲海叹了口气，望向滚滚大河，心道：“我现下死不死、活不活，又是朝廷钦犯，却该怎生是好？京城是回不去了，旧日朋友也不该拖累，我……我以后该怎么办？”

他心里一酸，只感万念俱灰，忽然脑中一闪，想到了方子敬。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心中生出熊熊火焰：“师父！我怎么忘了师父？咱师父是朝廷大反贼，江充那狗子根本不在他眼里，眼下我既成了小反逆，自该去投靠他了。”他这几日昏昏沉沉，大半天时间都在昏睡，脑筋始终不曾清楚，此时一见黄河，精神略复，便算定了日后行止。

秦仲海扶住那人肩头，喘道：“你这船是上哪儿去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正在朝山东走，你要上船么？”

秦仲海的师父号称“九州剑王”，向来居无定所，这几年更是云游四海，行踪甚是飘忽，但是秦仲海幼年随师父练功时，曾在兰州住过一阵，若是运气不坏，或可遇见也不一定。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可有船往甘肃去？”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算你好运气。今年暖和些，黄河之水尚未冰冻，搞不好还有船家走这条线。”

秦仲海从包袱中找出几两碎银，塞在那人手上，道：“劳烦替我打听一番，五十两银子走这一趟可否。”那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五十两？这么多？”

秦仲海无力答话，已坐倒在地，随手挥了挥，催促他去办事。

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那人到渡口喊了几声，过不半晌，便有船家过来商量，秦仲海没气力讨价，只低声吩咐：“船行兰州，每日给我料理三餐，五十两银子。”船家闻言大喜，忙道：“成！成！”平常出船做活，就是载满一船货物，二十两白银便嫌多了，秦仲海如此大方，那船家自是大喜过望，当下将他搬入船舱，替他准备了软铺。





秦仲海高热不退，已无暇顾及卢云送他的那匹马，便胡乱给了方才那位热心人。那人只因好心，便无端捡了个大便宜，自是慌不迭地道谢，更一路把秦仲海送上船舱，这才挥手作别。秦仲海患难之际，能遇上这个热心人，运气倒也不算背到家了。

天气严寒，船行逆流向西，直往陕甘道进发。连着三日，秦仲海靠着船家打理伙食，沿岸采买药品，终于把那发烧高热挺了过去，算是熬过了最最要命的一关。他虽从鬼门关旁捡回性命，但病痛煎熬之余，身子已瘦了一大圈，脸上也生满胡须，好似变了个人。

秦仲海自知琵琶骨已穿，武功不剩半点，但他生性极是好强，当此逆境，却不低头认命，逢得空闲之时，必在舱中习练内功。只是练来练去，身上还是发不出半点劲力，每回内力行到肩井，身体便痛楚万状，别说提刀动武了。平日仅能挨着舱板勉强行走，吃饭时更是双手颤抖，有如中风病人一般。那船家原本甚是殷勤，见他身有残疾，却慢慢冷漠起来，平素叫唤时，百呼方有一诺。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下自然生气，但此时手脚无力，不比以往粗勇，也只有任人摆布了。

船行数日，此时已近岁末年关，河面来往船只更少。这夜到了一处小镇，船行靠岸，秦仲海命船家买些酒菜回舱，拿了十两银子出去，却只剩三文钱交回，余下的自给人污了。秦仲海也懒得多问，自在舱外痛饮，酒入愁肠，分外醉人，不过喝了半壶酒，便有醺醺之意。

喝到半夜，雪势加大，河面冰块不住撞击船身，咚咚作响，秦仲海望着大河冰雪，心中愁闷无限，想到去岁今日，自己还是护驾和亲的大军主将，而此时却孤单寂寥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秦仲海这人一向乐天达观，性勇好斗，生平从不知个“怕”字；战场上身先士卒，酒楼里烂醉如泥，从未有过烦忧。但这几个月来，先是发觉自己与朝廷反逆间的渊源，后又卷入刘敬叛国的密谋之中，终至今日武功全废，孤身一人漂荡江湖。念及仰望天年事已高，此番离京，自己连声道别也不及说，实不知此生能否再见，霎时眼眶一红，再也按耐不住，怔怔地落下泪来。





秦仲海举起酒瓶，胡乱喝了几口。他手中颤抖无力，每喝一口，瓶口便溅出大半。他看着滚滚黄河，心中感慨：“老子不知犯了什么太岁星，一个月不到，便活生生地毁成这鬼样子，唉……”想到气愤处，忍不住大吼道：“老子操你奶妈雄！”举起酒瓶，朝船下一丢，但手上无力，那酒瓶不能及远，只沿船舷摔下河去。秦仲海悲叹自己如此不济，心中又气又恨，回舱闷闷地睡了。

河水轻拍船身，秦仲海裹紧棉被，睁眼望着舱板，在那儿怔怔发呆。不多时，听到船家解开绳索，船身缓缓离岸，往河心驶去。这船家平日懒散，今夜却忽而勤奋起来，想来适值年关岁末，这船家定然心悬故里，自想早些赶完这桩生意，也好返乡过年。

想起岁末将至，心里又是一酸。每逢年节之时，他都是在外地渡过，有时在军营，有时在路上，从不知与亲人团聚的滋味。他摇了摇头，想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当年便该找个好女孩儿娶了，省得这般形单影只的。”但现下自己断腿残肢，重伤颓靡，哪里还会有女人想嫁他？看来注定是光棍一个了。

想着想着，忽地船身震荡，似被什么东西撞击。此时天气严寒，河面上满是冰块漂浮，想来是河冰碰船，这才发出大响，倒也不需大惊小怪。正欲闭眼再睡，猛觉船身一晃，似有人跃上船来。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此刻忽有外人上船，定然有诈。他武功虽失，见识却还在，立时坐起身来，想道：“不妙，可别坐上黑船了！”此时夜黑风高，又在严冬之际，夜半有人上船，来者绝非善类，可别是船家勾结盗匪，那可大事不妙了。秦仲海想起那船家平日的嘴脸，心中更是担忧。

甲板轻响，秦仲海侧耳倾听，察觉脚步声众多，来人竟达七八人之多。他自知命在旦夕，当下慌忙爬起，手持钢刀，躲在舱中杂物之后。

只听一人道：“李老五，你说这羊挺肥，真的假的？”那船家笑道：“废话。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，你说肥不肥？”

秦仲海恍然大悟，想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出手这般阔绰，无怪会引来杀机。”所谓财不露白，秦仲海身上带着卢云给的数百两银





票，算是身怀巨款，再兼身体虚弱，重病不起，让人瞧在眼里，如何不想铤而走险？秦仲海暗暗懊悔，痛骂自己粗心大意，只怪他往昔武功太强，只有他来招惹旁人，哪有人敢太岁爷头上动土？偏是这样，终在人生最最病弱之时，着上了贼人的道儿。

当此危机，秦仲海心念急转，只想找条脱身之计，思道：“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这帮小贼只是要钱，与我无冤无仇，一会儿把身上银两全数交出就是，说不定能留下一条性命。”他颤巍巍地解下上衣，仅穿了条裤子，表示身无长物，接着取出银两和其它物件，一并放在甲板上。

他低头看了钢刀一眼，不由轻轻叹了口气，此时自己武功全失，说来兵器已无用处，只是练武多年，有刀防身，心里便踏实许多，当下将钢刀藏入杂物堆中，以防万一。

脚步声响，那船家当先走进，猛见秦仲海已端坐在那里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醒啦？”

秦仲海官居四品带刀，生平不知见过多少大阵势，战场上力敌万军，斩杀敌酋，可称当朝罕有的虎将。但此刻虎落平阳，除了乖乖低头，焉有其它法子活命？秦仲海哼了一声，心道：“死杂碎，你爷爷若是武功还在，便是梦游也杀光你们这群小贼。”但此时命悬人手，这话如何出得了口，便点了点头。

那船家瞧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脱光衣服做什么？”秦仲海把银两往前一推，道：“我身上所有物件都在这里。等会儿几位大哥若要取财，尽管自便。”

那船家暗暗称异，心道：“来了个懂事的，倒省了一番手脚。”说话间，大批盗匪也已进舱，众人见他脱了上衣，自行坐在地下，好似预知自己要给抢劫，也都惊奇不已。

秦仲海咳了一声，伸手朝地下银票一指，道：“年关将至，诸位寒夜来此辛苦，这点钱财算是在下一点心意，尽管拿去喝酒。”那船家笑道：“你这人倒挺大方。”

秦仲海干笑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诸位欠钱使唤，小弟身上多了些银两，怎好一人独占？还请诸位笑纳吧！”

那船家嗤嗤贼笑，径自上前，取过地下银票，便点了起来，





他数了半晌，颌首道：“这小子真有钱，足足带了五百两银票哪！”两旁贼匪大喜，道：“咱们这下可发财了！”平时商旅出门，顶多也只带百余两出门，遇到秦仲海这等肥羊，十回也撞不上一回，人人点着银票，嘴角泛起笑容，想来真是欢喜到心坎里了。秦仲海自坐甲板，也陪着干笑两声。

众人分了赃，便商议道：“这小子该怎么办理？要放了他么？还是扔到水里？”

秦仲海大惊，他此刻身有残疾，便要走路也难，如何能游水？何况此际乃是隆冬，若被他们扔入水里，便不溺死，也要给活生生冻死。饶他平日胆气豪壮，此刻也慌了起来，忙道：“小弟身上不太方便，还请船老大行个好，送我上岸吧！”一名贼人见他腿断残废，若要丢入水里，怕会害了性命，便点头道：“盗亦有道，咱们拿了人家的钱财，不好下手害人，这就送他上岸吧！”

那船家嗯了一声，反手掀开舱帘，但见河上波涛汹涌，远处雾气弥漫，若要靠岸，定要多费手脚，想来便叫人心烦。他懒性大发，摇头便道：“我那口子等我回去过年，没工夫耽搁。”秦仲海闻言大惊，颤声道：“船老大，你……你这话是……”

那船家嘿嘿一笑，手指舱门，道：“断腿的，念在你爽快的份上，留你个全尸。自己跳下水吧！”

秦仲海又惊又怕，拱手低头道：“这位大爷，在下身上有病，实在游不得水，求你送我上岸，我日夜给你烧香祈祷，感谢你的不杀之恩。”那船家打了个哈欠，道：“别啰唆了，谁要你烧什么香，拜什么佛？快快给我跳下水去，我还急着赶路哪！”

秦仲海又急又气，想道：“好贼子，钱财一到手，马上翻脸不认人了。”那船家见他兀自不动，举刀威吓道：“你快站起了！少在这里瞎拖着！”秦仲海叹息一声，他伸手撑住舱壁，只想勉力起身，但重伤之下，全身乏力，一时擦擦挨挨，竟是站立不起。

那船家冷冷地道：“你快些起来，我没工夫与你耗。”秦仲海低头喘息：“我腿疼极了，站不起。”那船家冷笑道：“我昨夜还见你到船尾解手，怎会站不起？快别装死了！”说着举脚往秦仲海臀上一踢，神态狂妄至极。







秦仲海本想静静待死，此时让这人一踢，心中不禁狂怒，当下怒目回首，直往那船家瞪去。那船家见他眼中全是杀气，又看他背上刺着猛虎，不由得心生胆怯，但转念一想，眼前这人生得再凶再狠，也不过是个残废瘸子，自己又何必怕他？霎时喝道：“小子敢瞪爷爷？想死么？”一个耳光打去，正中秦仲海脸颊，一下子把他打翻在地。

秦仲海虽是能屈能伸之辈，但生平何尝被人这般轻贱过？连着几下侮辱，心中既痛且恨，一时引发百般悲怨，他气得全身发抖，想道：“你们要杀要抢，老子都随你整治，可你们这般狂悖，却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操你奶奶！我秦仲海不杀你一两只，吞不下孟婆汤！”他眼中冒出怒火三千丈，咬碎银牙，全身颤抖不已。

那船家以为他心里害怕，喝道：“废物！你再不爬起，休怪爷爷揍你！”秦仲海趴在地下，只是不应不答。那船家斥骂几声，从舱后摸来一只棍棒，对着秦仲海身上一阵乱打，喝道：“废人！快给我爬出去！”秦仲海低头挨打，只当自己已然死了，全不理睬。

众匪见两人拖拖拉拉，自感不耐，纷纷催促道：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一刀杀死不就得了？连个瘸子也摆置不定！”那船家回嘴道：“他妈的！一会儿杀得满舱是血，你来给我洗啊！”

群匪听他说得怠惰，忍不住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你这小子又懒又坏，连土匪也做不道地，真他妈的！”众人咒骂声中，各自走出舱外，懒得再去理会。

那船家被同伴嘲笑一顿，自是又羞又怒，一股怒气全往秦仲海身上发去，他举棍猛打，口中暴喝道：“死肥猪！快快给我爬出去！”秦仲海抱住脸面，在地下滚动闪避，冷不防一棒打上脑门，秦仲海登时惨叫一声，昏死过去。

那船家扔下木棍，皱眉道：“惨了，这下打死人了，可得搬他出去啦！”他生性懒散，眼看秦仲海身躯高壮，搬起来定费气力，一时长吁短叹，两手托住秦仲海腋下，死命拉扯，只是秦仲海着实高大，那船家走不数步，便已气喘吁吁，力尽难动。

那船家抹了抹额角汗水，俯下身去，将秦仲海背起，口中咒骂道：“死猪一头，满身肥油，生得这般壮大于啥……”那船家正

